

《華嚴宗》 第十一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第三個，賢首了，這個正式的「華嚴宗」的大師。現在我寫這個，簡單先寫他。他近乎「有宗」的。第一個，「小教」了，《阿含經》了。「始教」，大乘的「始教」。《般若經》和「唯識宗」的《深密》，《解深密經》了，這個大乘之初級教了。「始」即是初級，「小教」簡直是「小乘教」了。「終教」了，大乘的高級教了，《楞伽》，我待會就會詳細講他這個的始創者。然後，「頓教」了，是不是那個教了「頓教」。「圓教」，《維摩經》這些就是「頓」了，「圓教」了，「華嚴」了，這個和我們今天這裏講這個課最有關係的。

這樣判「五教」的，就有這麼多家。三家，那判「五教」的，還有沒有？有，判「六教」的，有最多的判了「六教」。就隋朝的，叫做耆闍崛(多)，耆闍崛多，又是一個印度的三藏。那他這個是近「空宗」的。判「六教」的第一又是「因緣」，只是講現象界，「因緣和合而生」的這個現象界，是「小乘教」的，不講本體的，「因緣」。

第二就「假名」，「因緣和合而生」的現象界都只有假名，都無實質的，「假名」。這兩種講法，就和那個，上面那個大衍法師的相同。他是因循前人，「不真」了，「因緣和合假名」，小乘的經裏已經說「假名」，但是未曾說那個只有「假名」的「因緣和合」的現象界是「不真」的，未曾講這個，講到「不真」的。這個即是「如幻」了，不是真實的，「如幻」了，這個。

雖然「不真」，都是批評現象界「不真」，未曾說到本體，本體是「真」了，「真」，「真空」了。「空性」了，「真空」了，這個「真如」了。「真空」都是將本體和現象界分開來講的。他就再進一步的，那個「真常」的。佛，成了佛的功德，是永恆的、相續的、真常的，這樣這個「真常」就成了佛之後的作用來到講。

還有一個「圓教」未講，即是「華嚴」的「法界緣起」。這個總相就從「體」的方面來講，這樣就「六教」，亦無甚麼大價值的。不覺得它比「華嚴宗」，更超卓，因為我們知道它是比「華嚴宗」先行一步。譬如「華嚴宗」受它影響的，是這樣的。那以上就歷來的判教，有些判「一教」，有些判「二教」，有些判「三教」，有些教「四教」，有些判「五教」，還有些判「六教」的。那麼多種「納納雜雜」(紛亂)這樣的。

這麼只有上文，我就講到玄奘法師，說他「三時判教」的時候，我曾經講說玄奘，我無正式指出原因，我曾經這樣講，我說玄奘都不是絕對是說要判「三時教」的這樣。那麼這裏我要說明一下，(這是)這一點，第二點要說明的是，今日我們這個課程講的就是「華嚴宗」。要將「華嚴宗」那五教判教再先要覆述一下的。有兩點的，現在先講第一點。

亦不一定判教，亦不一定不判教，這個就是玄奘法師了。玄奘門下的人就想這樣的，你們怎樣定判不判教？我們這樣看法，不夠(位置)寫，這個簡直是「有宗」了，不一定判教，亦不是一定不判教，那麼怎樣？這樣「若」，「若」即這個「若」字，在佛經裏面，當一個「依」字解的，「若」。

眾生有兩種，一種就叫做「定姓眾生」，一種「不定姓眾生」。這樣，眾生，他說眾生自「無始」以來，本然他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，含藏有幾種不同的種子。有一種眾生，這個「姓」字與「豎心邊」(部首)那個「性」字通用，做叫「聲聞姓」，即是小乘人的種子。他說第八識裏面，只是含藏小乘，成阿羅漢的種子而已，不含藏那些成佛的那類「種子」的。如果是那類眾生，就是無所謂幾多種教的。

你講小乘教給他聽，講小乘教的四諦教給他聽，他當然聽到是「小乘教」。你講「大乘」(的)「空教」給他聽，他一樣是聽到小乘，用小乘教理來到這樣解釋，這樣的。他不會接納你的「空教」，他當小乘教(理解)。他聽到你講唯識的「中道教」，

他一樣是用「四諦教」的觀點來到看法。總之他就是「你叫他怎樣成佛」，他都不承認有這樣的事，他亦無這樣興趣，他都要修行「四諦」、「十二因緣」，「快快趣趣」(趕快)出世就可以了。

你講甚麼幫他都無用，他都「噩噩然」(糊里糊塗)這樣都是要人幫那套東西，現在很多都是這樣(的)人。譬如有一個，譬如他是一味信「先天道」的這樣，信道教的，信道教之中，有一個，近期有一種叫做「先天道」，如果他信這種的，你講孔夫子的經，《五經》給他聽，本來就不講「先天道」的那套東西，他一聽，聽出來，令他引申「先天道」的那一套來到看了。

孔子都是神仙之一來的這樣。你講佛經，(他認為)「這個人對了，全對了」，就是我們所講的「道」了，「太極兩儀」那套理論了。你講基督教的《聖經》給他聽，「唉，又是與我們太上老君那套理論又是相符的」這樣。很多這類這樣的人來的，這樣這裏，如果他是第一種「聲聞乘」的人，他如果只是「聲聞乘」的種子，你講甚麼他都是覺得是「聲聞乘」的。

那就「無教」了，講甚麼教都是「聲聞乘」的教這種，甚麼都是「四諦教」。那這類叫做「定姓」，決定了的，那這類就無判教了的一種，第二種就「獨覺乘」了，「獨覺種姓」的人，他不用讀佛經的，他聰明到極，自己領悟出它的道理出來。你甚麼跟他講，他都是選擇自己那套，他自己想出世，這一套，那麼這類人就無所謂判教的，你講甚麼經，他都是，他的看法都是這樣，就是「獨覺乘」，「定姓」的。

第三種，叫「菩薩乘」，即是大乘，他本身有種「自度度他」的宏願。他的第八識裏面含藏這種這樣的種子。他們一聽聞小乘經，覺得小乘，佛講這些小乘經固然都有多少道理，但這種道理都未盡的。佛不過權宜的而已的這樣，還有一些高明的，你講一些「空教」給他聽，他說「都對，不過這些又未盡的。」

佛的意思不只這麼多的，你講「中道教」給他聽，他說「對了，這套都是了。這套就是了這樣。」這樣，那其他種子都是屬於一個系統，都是講得詳細不詳細的，這種「菩薩乘」的人了。他連讀那本基督教《聖經》，叫他讀，他讀完了，「跟我這個佛教大乘的學理一模一樣，都是一樣東西的。」他們的人甚至到這樣，是嗎？這樣，有很多這類人的。尤其是中國人，最多這類人。

「三教合一」的，為何要「三教」？「三教」整天都「拗撬」（爭論），但它可以合一的。都是「聖人之教」，他這種「菩薩乘」。他這類人往往不會走小乘的路。這類人當然是直趨成佛的那類，那就第三種。那他這類人無所謂「級教」的，無所謂甚麼？無所謂幾多種教的，合甚麼都是「中道」的，甚麼都是大乘的這類。

他說對這類人，你無得判，判教無用的。譬如佛說《法華經》，如果給那些小乘人聽到，「嘩，有乜好聽(有甚麼值得聽)這些東西？都不及我(聽)《阿含經》這樣」，他都「費事」(不想浪費時間)聽，回去靜坐，他退席，是嗎？你講「空宗」給他聽，他說這些都是「空框框」有「滅盡」的，是嗎？他這樣的。

如果他是「菩薩乘」的，你甚麼淺的講給他聽，他都用很深去解釋，他的志向是很強的。這類叫做「定姓眾生」，無得判教的。他說還有一種叫做「不定種姓」，那類「不定姓」的人，裏面有幾種人的。是「聲聞乘」，加，我弄一個「加號」下去用，不用寫那麼多字，加「獨覺乘」的。所以現在人人又講「不定姓」以為，真的「不定姓」甚麼都有，不是這樣的。

有一類「聲聞乘」加「獨覺乘」，那他這類人，佛出世講《小乘經》，他一聽到，他就走去修小乘，成「阿羅漢」。無佛出世的時候，他自己去悟道，他就「獨覺」。這樣這類。第二類(聲聞乘)，加(菩薩乘)，這種人最可貴的，佛一出世之後，佛初期那時候小乘經，他就聽到認為合理了。

他就出家修行，證阿羅漢果，即是舍利弗、須菩提這類人。後來，聽見佛說《般若經》，他又痛哭流涕，覺得以前笨了，是嗎？應該回轉向大乘的，這樣，因為他有「菩薩乘」的種子，所以那個時候，他就回去，這樣就「聲聞」加「菩薩」這種。還有，三種，「聲聞」加「獨覺」，又再加「菩薩」。

「聲聞乘」加「菩薩乘」(再加獨覺乘)，三種姓都有，這類人活動到極了，這類人遇著「聲聞姓」，他又讀「聲聞姓」，又說它對。遇到無佛出世的時候，他自己又可以悟道。如果遇著大乘經讀了，他又走入大乘。那類人最活動的，適應性最強的，這樣，有這麼多種的。這種「不定種姓」人，只有這一種可以成佛的。第一、第二種都不成佛的，說「不定種姓」人可以成佛的，就後期的成佛，這種是籠統的說法。有種「聲聞乘」人，有種「不定種姓」人都不成佛的。

那麼第五種就「無(種)姓」了，無「聲聞、獨覺、菩薩」的，這種人無這些(種)姓的，只是甚麼？人守「五戒」，他對做人好有興趣，如何「利用厚生」，如何講人倫，天、十戒，如何修行十戒，死了之後「生天」，比人更快樂，是這類人。你說聽見「聲聞、獨覺」，對「聲聞、獨覺」這些出世的，他固然無興趣，你講大乘，他一樣無興趣的。這類「人天種姓」，這種永不成佛的。那這五種姓都叫做「定姓」，不是，五種「種姓」之中，這三種叫做「定姓」，四種，這四種「定姓」。這四種「定姓」的人無得判教，聽來聽去都聽回他自己那套。他覺得是他自己那套，無判教。

那麼，所以，「若」，「若」即是依，依那些「定姓眾生」來講，就無得判教，同是一本經，他是哪類人就看到哪類教，即是「一音教」。好了，他說有一類「不定(種)姓」人，這類了，「不定(種)姓」人的，其實他說「不定姓」人初期，佛初說這個，釋迦佛初時說「四諦教」的時候，他就講那些「聲聞種姓」出現了，他就修行成「阿羅漢」。那些成了「阿羅漢」之後，他這類人就「寂滅」，如果第一種。只有這類，「聲聞」加「菩薩」這種，他初期就修小乘成「阿羅漢」，成「阿羅漢」之後，一聽佛說大乘經，他又嚮往大乘經。捨棄小乘，而修大乘，他說這類人就有「三時

教」了。因為他何解？他初初聽「四諦教」，「四諦教」的時候，他就看到「四諦」。

後來他聽《般若經》，他又聽到「空」的道理，轉心、回心向「大乘」，再後期些，聽見佛講「唯識中道教」的，他又肯定這些是最高，又接受這些，照這樣修行的。對於這類「不定種姓」的人，他們大部份那些「不定姓」的人，就立「三時教」了。第一，「四諦教」；第二，「空教」；第三，「中道教」。

這個就根據《解深密經》，判「三教」了。這個不判教就依據《法華經》，「一音教」。這個最好的，實際，你現在公平來到看看，是不是它的最好、最周密的？判又可以、不判又可以，看看你是甚麼材料？你的材料是「定姓」的，不需要判教；如果你的「定姓」，你那個材料是「不定姓」的，有不判教。你修行的歷程中是有階級的。那這個就是我補講了的第一點。

所以我說他這種判教(是)最好的，人人都只是說「唯識宗」就「三時判教」，「開口埋口」(一開口)就這樣。殊不知，不是。那你羅先生，你講而已，是不是真的這樣講？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我整理那本《述記》，三書第一冊，窺基法師的原文已經說，他說只是依據這個「不定姓」人立「三時教」的，說「三時教」的。如果他是「定姓」的眾生就無「三時教」的這樣。

這個最應機、最合理的，是嗎？其次了，第二點由我正式講回這個「華嚴宗」的判教了，「華嚴宗」自己的詳細，我講它的判教了。講完這個判教，就這個「華嚴宗」的判教就結束了，就講它的義理了。你在那個判教裏，已經看到它的義理了。在義理的方面，我就打算少講這些概論的話，我就取了甚麼？我就取了它那兩篇文章來到講解。第一篇就是《大乘起信論》那篇〈序〉，對《華嚴經》的思想好有關係，《大乘起信論》〈序〉。

第二篇就它的《金師子章》，待大家讀起上來都有「渣」(基礎知識)。現在這些這樣概論式的那些，這本抄一抄，那本抄一抄都有的。那些就簡直不行的。「小乘教」的特點，是事實來的，它認為所謂「小乘教」有一個特點，只是談「因緣和合而生」，而是「生生滅滅」的這個現象界。

在佛經裏面，經常用這個「體」字，和那個「用」字，在佛經的「體」和「用」兩個字，多數這樣解釋，「體」字是指本體，reality，指那個本體。那個「用」就指現象界，phenomena。這樣，小乘不談「本體論」的，在哲學上，不講「本體論」。只是講現象界，不談本體。那麼以哪些為代表，經就是《阿含經》，論(是)《俱舍論》等，它的論。經就《阿含(經)》代表，論就以《俱舍論》等代表。

這些叫做「小教」。小乘又名叫做「小教」，好了，那麼到大乘了，在「大乘教」中，有一種叫做「始教」。「始」者即是初級，初級的「大乘教」。那個「始教」裏面，又分兩種，一種叫做「相始教」，一種叫「空始教」。「相始教」都還是「有相」的，著重講「法的相狀」。「空」就「破除一切相」，而表現那個「空性」的「真如」的，指出那個「空性」的「真如」的。「相始教」就「始教」中的又初級些的，「空始教」就「始教」中的高級些的。

「相始教」就能夠寫「有相」在這裏，「空如教」就「無相」的。「相始教」的特點。這樣「小乘教」，即是「小教」就不談本體，只談現象界，一到大乘了，大乘的「始教」，仍然是「有相」的。它不只談現象，兼談本體了，一到大乘。兼談本體，但是有缺點，未曾說明「體用不二」，「體」就本體，「用」就現象，它將本體和現象敲成兩截。

它未曾說出本體和現象是「不二」的，本來它說本體者就現象的本體，現象者就本體的現象，本來不是兩件東西來的。就好似金戒指那樣，金者造成戒指者金，戒指者金所造成的戒指，是「一」，「不二」的。戒指與金「不二」。那它「大乘始教」

就將本體和現象就敲成兩截。「離行離迺那樣講」(截然分開)，就所以有些人就不明了。

以為這個本體，後面有一個，不是，這個是現象，現象後面有幕後，有一個本體了這樣。它說這些經，《解深密經》等，經就以《解深密(經)》為代表，論就以《瑜伽師地論》為代表這樣。這樣講，那麼來到這裏，我就批評他，賢首法師那麼博學，《解深密經》他應該讀得很通的，他一下子就遺漏了。他未讀，《解深密經》一開首那裏，〈第二品〉就有一品叫做〈勝義諦相品〉。

這個〈勝義諦相品〉經常講「不二」，說明這個甚麼？它這個品就「勝義諦」，那個「相者」就義理這樣解釋。就「義相」，「勝義諦」的義理，即「勝義諦的義相」，這一品講這樣道理。就經常反反覆覆都說「勝義諦」是和「世俗諦」是「不二」的。經常這樣講的，如果你分「勝義諦」和「世俗諦」分開來講，亦叫做「二」。實在「勝義諦」和「世俗諦」是不能離開的，能瞭解到叫做「不二」。

人家整品是講那個「不二」的，為什麼你賢首法師又說人家是未曾說明那個「不二」？這些就是很牽強，等於現在那個熊十力。熊十力就說他的「新唯識」就高了這樣，他的《新唯識論》，就將本體和現象無敲成兩截。本體即現象，現象即本體，這樣高了。他說舊的「唯識宗」，就將本體和現象界將它來敲成兩截了這樣，這個又是胡言亂語的。熊十力他，今日就有熊十力，千年前就有一個賢首法師。

我們將它來翻譯，只談現象而不談本體，只談現象界。這樣，不談本體，最多他只說有一種「涅槃」的境界。那「涅槃」的境界就是「寂靜」的，「眾苦皆寂」的，只是這樣。只是一種境界來的，它無說「涅槃」是本體來的。那所以它談現象，不談本體。它說本體是「空性」，它不談「空」，只是談「有」。談「有」就不談「空」，所以稱為「有教」。

那麼哪些經是？經就《四阿含》，《四阿含經》，還有一些零散的，叫做「零落經」。論，《俱舍論》等，《俱舍論》等，等甚麼？《大毗婆沙論》，那些小乘的論，那這個「小教」。第二，就「始教」。「小教」，「小教」就小乘，其餘那些就是大乘了。「始教」，「始教」即是初級的「大乘教」，這樣。「始教」裏面，又分兩種，分兩種「始教」。一種叫做「相始教」，講「有相」的。很著重講那些名相、概念，分析那些概念的那些，這種是「法相宗」，即是「唯識宗」了。「相始教」，「有相」的，最低級的「大乘教」。第二種，就叫做，講「空」的「始教」，「空」就「無相」了。

「無相」都是初級的。所謂「空宗」，指大乘的「空宗」，又名叫做「法性宗」。又可以用「法性」兩個字，它用「性」，那個「空」那些「相」來到顯現這個「性」，「諸法」的「性」可以叫做「法性宗」。如果再淺些，就叫做「空宗」。那這兩宗都同時有一個特點，兼談「體用分別」，兼談不用「分別」，有時候會覺得貫透不好，但貫透有一個好處，就是用一些名詞會淺白，兼談這樣就分別了。

在不只談現象界了，連那個本體，那個「空性」都談到了，高級些了。即是介入「玄學」的範圍，介入「本體論」的範圍了。但是，最冤枉、最不合理的，他這個批評，他說這個不論「相始教」、不論「空始教」，這兩宗、這兩派都是兼談現象和本體。「法相宗」大講「法相」，「法相」是現象，又兼講這個「真如」，「真如」就是本體。

「空宗」即是「法性宗」，又講現象，《大般若經》，力數很多現象界的事物，亦講這個「空性真如」。但是未曾說明本體和現象「不二」，本體不離現象，現象不離本體的，它未曾把那個本體與現象「不二」那種道理說明。所以仍然是初級，那即是說把那個「體」，即本體，「用」即是現象等。

佛家用的名詞，「體」是指本體，「用」就指現象界，即是說把「體用」分成兩

截來到講的。那這種講法，就無理到極的，這種批評。人家分開來講，講之後，人家講明這個「體用不二」的，他不理別人的後面那句，他說是的，他的理由，他說而已，你未曾說明。你只說它「不二」，未能夠詳細說明怎樣「不二」的情況這樣。

所以(他把)兩派(定為)都是初級而已這樣。這樣，於是兩類經了。「相始教」就是《解深密(經)》等經，《成唯識論》等。那個「終」字，就極致那個意思，這個宇宙間的極點，最究竟之處，便是本體了。「終教」，它就不只說明現象界和本體而已，亦談到現象與本體「不二」那種道理。本體與現象「不二」那種道理都談到了。

經就哪些？普通的無講舉出經了，我現在替他舉出，就《如來藏(經)》等經，即是所有那些講「如來藏」的那些，就是這個系統了。論就《(大乘)起信論》了，又高些了，已經講到「究竟」了，講到極致了，最高點了，那就本體了。那麼講到本體而已，都還是只是講到「不二」，有些就叫做本體，有些就叫做現象，兩樣「不二」的這樣，講到這樣而已。

而再進一步，叫做「頓教」，「頓超之教」，即是超越一切的，都講到它了，都勉強舉一個例。它最高的，是嗎？我說它把本體現象不二之理說出來，但仍有一個缺點，就是甚麼？它將那個本體說成「離言、不可說、不可說」的，只有「唯內證」才知道，「唯證方知」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講不出的，講不到的。

好似《維摩經》那樣，維摩居士就生病，那班人就走去問病，維摩居士提出一個問題，問他「甚麼叫做不二法門？」這個「不二法門」，即是本體現象「不二」之理，這個講又說不對，那個講又說不對。幾個人的講，他都說不對，幾個大菩薩講都說不對。到最後，那個最聰明的文殊菩薩，文殊菩薩講，他說「不二法門」是甚麼？他說如果「有言說」可以說得出的都是「二」，都把它本體現象變了、分成兩截，都是「二」。只有「無言說可說」的……

-完-